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九

使相

唐宰相 四則

真宗問相

內閣

文敏子弟

焦巖終始 四則

夏貴溪 六則

郎官不屈

大臣開邊

華亭歸田 三則

閣臣相構 三則

中玄定論

張太嶽 七則

訓士

被謫得白 五則

閣銜 二則



親戚門生免牽累

閣臣勲臣

世將

鄂斬學道

韓都督應變

武而能文

秋崖文武 二則

俟命辭

梅林手疏 二則

田水月

四少保 四則

陳同甫談兵 二則

繫獻千戶

羅湯俠氣 二則

諭賊卜筮

博雜者

吳劉心計 二則

王葛仗義

虎枕不殺

巨賈居間

佐軍興

不喜神恠 二則

豕首

湧幢小品卷之九



湖上八國禎輯

使相

宰相領使最多者唐楊國忠領四十餘使元燕帖木兒領五十餘使又元人曰我官銜半板寫不盡其濫如此 國朝已革此弊文臣最貴最多者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經筵制誥實錄總裁事然經筵以下非官銜而前十六字并勳階皆在其中武

臣除受封與命將不同而勲階亦如之乃官至尚書矣并以前歷官悉載之三品四品以下皆然最煩冗可厭且如一庶吉士耳未受館職者卽甚貴亦必列之豈以翰林爲重需一字亦光榮也耶

唐宰相

唐之宰相最重世系裴氏崔氏張氏最著裴氏五房宰相十七人崔氏十房十七人張氏十七人韋氏九房十四人劉氏七房十二人蕭氏二房十人竇氏二房六人楊氏杜氏皆十一人王氏三房十

三人鄭氏二房九人魏氏六人盧氏八人高氏韓氏趙氏郭氏各四人陸氏六人武氏蘇氏五人其三人而下者不與焉

李氏最繁隴西四房宰相十一人趙郡六房十七人唐高祖系出興聖皇帝高嚮子歆歆子重耳凡四傳爲高祖昞世祖虎以至高祖三十七房宰相十一人此外有柳城二李氏一契丹會長徙京

兆萬年一本奚族 高麗李氏 雞田李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 代北李氏沙陀部落皆賜姓

范陽李氏自云常山愍王之後三公七人三師
二人

李贊皇昭崖州卒雖得歸葬而子孫遂有留其地
者至今蕃化蠻人極知敬重不敢講鈞禮氏李者
至多北陷于虜南沒蠻中而皆雄盛此他姓所無
者

鄭綮有歇後之稱蓋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爲
廬州刺史移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爲歛兵去羸
錢十萬緡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

行密擅淮南都送還綮由此觀之綮之才必有大
過人者因末季托誹諧自晦又知時不可爲宣麻
後亟引疾耳士孫偓字龍光唐末宰相性通簡嘗
曰士有行必不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同時
朱朴有經濟才亦入相惜未造與韓偓皆不盡用
可惜

真宗問相

王旦疾甚真宗問可爲相者獨薦寇準得之矣又
問張詠不應似不可解看來張之十各畢竟在寇

之上乃其剛則相似非真宗不能容也

內閣

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學士及大學士等官皆儒臣
備顧問者至永樂始有入閣之名三楊歷年既久
名位益崇然止稱曰閣臣曰閣老不敢著輔相字
面世宗御筆有元輔之稱後遂因之亦有稱相
者若閣中規則至永泰中陳方洲始備并奏定常
朝與錦衣衛官對立經筵立尚書都御史之上午
朝翰林院先奏事

文敏子弟

文敏年十七染疫已棘醫者皆謝去父母具棺服
待之夜半索水飲遂甦永樂十九年仲弟義仲子
讓來省與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行次山東天暑
舟狹適同鄉翁良興以黔陽縣丞考滿入京舟稍
寬邀與共載是夜盜殺原祐盡掠舟中財物義與
讓獨得免人咸謂公厚德所致夫公之福德不必
言然當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通判舟狹縣丞
舟雖大亦得幾何蓋國初規制如此卽大臣不敢

過分何況子弟余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驛舟極宏
麗氣勢烜赫所司趨奉不暇鄉里親戚皆緣爲市
其風大約起于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
之也

焦嚴終始

王怙雲中丞集有祀焦少師鄉賢文焦泌陽人劉
六入泌陽焦遁去跪其衣冠斬之曰吾爲百姓洩
此憤過鈞州以馬少師家在城去之二人之賢不
肖草賊尚自分明焦之入祀必居鄉果有善狀人

不能忘耳分宜之惡譚者以爲古今罕儷乃江右
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余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
輿論鄉評亦自有不同處二公不作少師其令終
何疑

分宜大宗伯以前極有聲不但詩文之佳其品格
亦自錚錚鈴山隱居九年誰人做得南大司成分
饌士子至今稱之

分宜讀書鈴山之下凡九年遂以名堂堂與學宮
相隣面山歷歷秀而且整
文恪公作銘有作求

惟德世蕃以昌之句遂以名其子字德求此佳銘
也不善用以亾

分宜之高祖號本菴中永樂辛卯舉人官四川右
布政卒官吾鄉顧箬溪尚書撫滇中嚴之同年也
得小錄以寄嚴嚴寶藏之後嚴敗其冊復流入于
顧顧不省落埃中余偶過其家得見惜非好古董
也

夏貴溪

貴溪爲都給事上言言官之選當取其風裁不當

取其德量當取其戇直不當取其流通當取其珪
璋廊廟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斯言可喜
而就中探討却自有說舍德量而取風裁則猖狂
者得以自售有風裁而無德量則馳驟者終于泛
駕且廊廟珪璋其德量何如自相矛盾全然不覺
其趣筆之過耶

貴溪爲禮部尚書於嘉靖十五年十月奏臣自十
二年以太子太保給授誥命又歷少保少傅并太
子太傅太子太師四階乞賜三代誥命又據封妻

事例凡繼室只許一人臣爲給事中時繼室徐氏封孺人無何夭歿又娶蘇氏今已二十年未沾封典每與兩宮慶賀中宮親蠶諸大禮皆不得與其于臣妾之分亦有未得盡者惟上幸許

上以其久司邦禮多效勞績允之可見蘇本是妾嬖而立爲繼室當時驕橫衆無敢駁禮臣舞禮其不克終宜矣蘇廣陵人其父曰綱少女適曾石塘銑與貴溪爲聯衿綱出入兩家傳石塘復套之說夏大喜主其策綱益自負與巡倉御史艾朴通賄作

奸爲衆所嫉分宜已一一刺其陰事伏毒深夏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復得意甚作漁家傲一闋適黃泰泉至掀須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蓋諷之也夏大詬罵嗾言者逐之去去三日而禍作蘇家女能誤貴人豈非所謂禍水曾立功爲封侯地自無怪乃少師驕生嫵嫵生駮人人羅網中不謂之自取不可也

壬寅丁未丙寅壬辰此桂州八字也江西星士王玉章于少年時預批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

至三公決不輕莫道老來無好處君王還贈一車
斤

貴溪死時監刑者主事俞乾驚而仆地移時乃甦
具疏乞歸衆憐其貧贖之不受同寮以詩送云直
道難容惟有去孤忠自許欲無生抵家五月卒俞
平湖人嘉靖甲辰進士

相傳貴溪臨刑 世宗在禁中數起看三台星皆
燦燦無他異遂下硃筆傳 旨行刑擁衾而臥

旨方出陰雲四合大雨如注西市水至三尺云京師
人爲之語曰可憐夏桂州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
頭旣死嚴氏日盛京師人又爲之語曰可笑嚴介
溪金銀如山積刀鋸信手施嘗將冷眼觀螃蟹看
你橫行得幾時

貴溪方爲諸生時教諭陳鏗奇而厚遇焉貴溪驟
貴鏗之子子文登進士令麻城升戶部主事知長
沙府湖廣副使貴溪招之許以美官固辭避曰先
博士遺命也陳閩縣人

郎官不屈

海幢小品 卷之九
方獻夫爲南刑部主事與同舍郎劉憲相善方以
議禮驟貴憲尚爲郎蓋居憂請告積十四年矣猶
以原官補秩方佐吏部一揖而退方銜之移檄覈
稽違待報逾年蓋阻之也憲終不爲屈後官光祿
寺丞卒方之伎乃爾固議禮諸臣本色無足怪也
憲閩之長樂人字有度

大臣開邊

大臣富貴已極又自恃得君志意盈滿必欲立蓋
世功名自固如王安石之于西北蔡京燕雲韓侂
胄中原 國朝則夏文愍西虜張文忠三衛事有
舉有不舉皆徒費心思不獨無功或至害民殺身
而大者遂亾其國故楊文貞等寢安南之議真名
臣也

華亭歸田

徐華亭在事旣久家產又多子弟奴僕難道無得
罪上官鄉里處又與高中玄隙未歸田之後蔡春
臺備兵蘇松性素彊直一番擾攘自然不免其歸
過于高于蔡又或歸之海忠介考海撫吳日月徐

事已漸解矣皆揣摩之談不足信也

相傳蔡春臺守蘇時徐公子有所請不聽亦不加禮又因他事杖其家人蔡以職事走松江謁兵道還徐合男婦數百人皆裸形逐其舟大罵蔡只得隱忍去果有此則蔡轉臬司而治徐非過卽謂之愛徐可也

華亭受謫無所不至近日有定論矣而屠長卿深詆之謂奸過曹操其言曰瞞盜大利受奸雄名徐盜大利受賢相名復借汪伯玉拍手稱快爲助其

然豈其然乎長卿所坐華亭者謂徐燕監司必毀先帝賜金銀器治具而又故令之知以示貧者夫徐之富豈可瞞過相公雖騃必不至此人亦何肯信此真兒童說話又謂客至延入臥內蕭然若僧廬或者其生平素尚如此決非矯亦決矯不得以此二端實其大奸人之不恕如此

閣臣相構

王大臣一事高中玄謂張太岳欲借此陷害滅族太岳又自鳴其救解之功看來張欲殺高甚的張

不如是之癡或中有小人窺而欲做則不可知一
曰馮保之意庶幾得之

大臣原
名章龍

沈蛟門惱郭明龍不必言矣難道便要殺他妖書
事發沈在閣中聞有中書茅姓者進言云外邊謂
是郭侍郎沈嘿不應遂傳出亂做郭幾不免此案
遂為毒藥當中書言時沈宜厲聲力折只因心中
惱他置若罔聞推其微意謂便做也得遂揣摩迎
合甚至連及歸德諸名士豈嘿之一字真是相體
流禍無窮千古炯戒

妖書發四明在閣中太息謂妖人作此事必逸於
外須行文各府各省嚴拿此湯語也歸德信為實
然彊爭謂一行文必有報怨株連種種大弊天下
必亂亂則誰任其咎四明故不聽作愁苦分憂狀
歸德力爭不置小內使絡繹報入 禁中 聖上
聞之謂四明愛我愈惱歸德歸德亦終不悟後對
余道之娓娓余直視胡盧而已沈用心如此亦大
巧然歸德亦十分老實不能悉此情狀可以羣韓
范富歐不可御呂夷簡者

中玄定論

高中玄麤直無修飾王思質總督其辛丑同年也
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無可用力且
侍裕邸人皆以長史目之又與嚴氏父子無交而
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繾綣
弇州固已啣之矣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閣中
異議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怨甚徐文貞因收之爲
功故首輔傳極口詆毀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
此書非實錄也

弇州首輔傳
非實錄

張太嶽

江陵爲童子顧東橋爲楚撫獎拔殊等解帶以贈
且曰此帶見志君所服不止此也仍出其少子峻
爲托東橋爲司空歿江陵當國峻來見念舊恩欲
以當得廕子移之謀於太宰楊虞坡楊曰東橋有
顯陵功當錄乃廕一國子生其二兄之子爭於南臺
江陵移書南中丞趙麟陽錦曰此乃翁見托之言
僕知已之報遂以與峻誰得而爭夫知已之報移
廕可也 顯陵之功東橋本有自當長孫承之乃

國子監功
堂可錄以狀

以與峻而又禁之爭。狗私情而忘天倫。大義國家大典。桀驚如此。麟陽既不敢執正。而當日禮官與臺諫亦不敢爭。可笑也。

江陵歸葬所司承奉太過。不必言矣。既歿楊御史。追劾有曰。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可笑。又山陰朱相國善人。也有嫉者。劾以十二罪。翻來覆去。百般摹擬。悉入鬼魅變幻中。讀其疏。其人之人品心術。了了。所謂自供托出面目也。

人言太岳奪情。恨廷臣攻之。每罵羅倫小子。余初以為疑。太岳天分儘高。何放肆便至于此。近見一新進罵前輩。呼名指斥甚曰。小畜生。小奴才。乃知人志意既滿。又有憤激不自尤。而尤人。決裂安所底止。

江陵談武弁有曰。夫夫也。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腹軍膏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金版六弢。是其本業。率不能句。況于屈首受書。而練于當世之務乎。余謂此三者當文武。

今人於有務
謂等或或重
相連之友注
其口實之如市
其小兒若
其人若我對自
八輕於棄物也

海內小品 卷之九 三

海幢小品 卷之九
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
貽之也

江陵奪情辭俸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各衙門
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
斤黃白蠟燭一百枝柴三十扛炭三十包其餘橫
賜不可勝紀

神廟剛值大婚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紛紛惹出
許多事來這封君死得不轉巧自古好事都難成
就亦日月盈昃必然之勢也

奪情是萬曆五年丁丑七月間事十月朔彗星見
長竟天大內火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上十九日
檢討趙用賢疏上二十日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合疏上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
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捋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
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曰 聖怒
不可測學士曰卽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
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殺我
你殺我學士大驚趨出二十一日乙卯受杖卽日

驅出國門同官不敢候視許文穆公方以庶子充
日講鑄玉杯一日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
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鑄犀杯一日文
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碎首黃流在中
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杖畢加鐐鎖且禁獄
遲三日始僉解發戊更辛楚云方杖時鄒南臯元
標觀政刑部憤甚上疏中貴人持之詒曰我是告
假本又危激厚貽之乃得入廿三日丁巳杖百謫
成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已爲掌詹侍郎調護甚

至鄒感之文定歿鄒爲立傳而羅給事大絀故論
文定奪職與鄒同鄉相厚年又長聞之大怒幾欲
出揭爲停其傳不行乃止夫人各有主意各有交
情那得以我律人以此律彼近日正坐此弊所以
增是非分門戶人之生也直謂各自樹立使萬物
皆遂其性耳一切畦町必削去之乃稱君子乃成

世界

訓士

許文穆公典已丑試余得登榜約日聚射所戒

之既至拜謁余切欲親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挨近前列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卽如我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由今思之卽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挈出俟人領悟當是時余等安然不聞有座主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

被謗得白

余初歸太倉相公省母給假歸入謗言余再候不交片語一茶卽別復有後言謂余豪富田連阡畝居第干雲者余心知來歷然無以自明同鎮董宗伯先生座主也宗伯坳先生來弔余迎之先生率其子緱山肩輿來訪所見破瓦舊椽愕然曰還有廳事否余曰有之敢不延坐止後有書舍三間耳先生厲聲曰此件那箇不有徐顧緱山曰翰林先生庭戶不剪噴噴久之已去野次復艤舟召田

問狀田父指余舍對如余言且曰兄弟三人共之意遂大解余復登舟送別先生執手再四曰人言豈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阜核去去不必言以後過先生必留飯淡譚越十餘年復問家計若何對曰如初無才故至此先生大笑曰辦此何必大考這段意思銜感如何能忘今老矣益覺戀戀

先生與吳縣相公同年同大魁同大拜吳縣逍遙先生愁苦一友問異處安在余曰不見羅漢坐中有坦腹哆口者有攢眉淚欲墮者各有相法各有稟受各有趨向不得論異同也

先生自謂文行冠絕今古丙戌取士并會錄稍破常格昔歸德爲大宗伯頌言壞文體自此始太倉怒甚然會錄果不甚佳墨卷大雅者殊少而太倉之文行又不可以此貶價也

是時議從祀諸臣有大璫廣東人主白沙先生閣中因益以王文成薛文清兩先生歸德謂三先生誠當從祀事發內璫固不肯覆卒取中旨行與

閣中遂如水火矣

三王並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者太倉稱善一時大闕而止太倉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其舊隙且勿論實欲擠代之耳

閣銜

國朝閣臣大約初入爲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及謹身今爲建極華蓋今爲中極惟文華則二伯餘年來在永樂間權謹以孝行舉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

三十五年加山陰朱文懿公賡亦一奇也又殿閣迤進不相兼而高文懿毅以謹身兼東閣王毅愍文兼謹身東閣又一奇也

朱文懿公奏疏云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口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齋捧官來卽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械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謊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

日街前死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諍語橫加云
云近日輔相真是苦海

親戚門生免受牽累

閣臣當國勿論賢不肖歸時必牽累同鄉親友若
門生輩華亭以癸未及第又十九年而陸平泉先
生會元入館凡二十七年 穆廟登極華亭當國
已餘十年矣先生僅以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蓋
家居當十之九又爲南司業恬退如此其又誰得
牽累哉此後則鄧定宇之於江陵近日顧鄰初之
於四明皆門生卓然免於風塵擬議之外陸辛丑
鄧辛未顧戊戌並以會元居之更奇

閣臣勳臣

萬曆中葉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
魏公賜第燬而復造失 太祖御筆甚多而勳戚
日就窘迫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關係獨在閣臣勳
臣已乎

世將

世言爲將三世必凶乃薛仁、既以壽考終子訥

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卒年七十二謚曰昭定弟楚
玉爲范陽節度使楚王子嵩爲相衛洛邢節度使
檢校尚書右僕射平陽郡王卒贈太保嵩弟萼爲
留後被逐奔洛州入朝見原嵩子平河中節度使
檢校司徒韓國公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左領軍
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凡五世無凶者

鄂蘄學道

尉遲鄂公韓蘄王不但忠勇兼有謀略晚年俱謝
客學道保其身名韓復能作小詞自號清涼居士

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遊記所謂戰鬥佛也

韓都督應變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
識生員見其中衫異常縛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
觀不聽曰生員亦賊耳 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
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令出而不行矣豈不
損威韓殺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史飲
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顯然髮散垂褥首披椅
後殺上設一人首觀以筯取二目食之曰他禽獸

韓都督應變
韓都督應變
韓都督應變

日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拏人至命
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庭觀曰此輩與禽獸
不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戰慄失措曰公神人
也竟不能効

武而能文

岳蒙泉謫甘州郭定襄以詩送之吳匏菴置之集
古錄中定襄武而能文又敬重正人君子宜其顯
名爲勳臣之冠也

秋崖文武

朱秋厓中丞統吳人少負文名兼長謀畧勘定綿
戎甚著聲績會海上告警視師浙閩性嚴鷲鄞令
徐易永豐人號豐溪論事不相中命卒粹庭下加
詬辱徐舒然不少動徐曰明公怒旣定可使下吏
有言乎因歷引辨如是如是朱無以難後中丞被
抑死徐曰其才兼文武且直前忠敢世鮮比也徐
後爲刑科給事中

秋厓之父昂號圭庵爲景寧教諭先娶馬氏生子
衣冠綬後娶施氏生統衣不孝與外家猾吏鈕讓

不曰彩起捲
黃以評徐固
君子人也

合計以螫陷人命事圭庵本懦儒大懼逃去縣收
施及統置於獄紉纜生數日剪敗絮裹之衣又百
計絕其食且中毒幾斃凡五月賴同鄉陳憲副冷
庵訓戒不孝子力言于史太守白狀母子俱出獄
圭庵亦就理得釋後衣冠鈕讓俱敗絕綬以從父
獨存統清彊爲名臣冷庵字粹之羅一峯有冷庵
記

俟命辭

秋厓聽
勘作

萬劫羣兇獨立孤蹤八疏軍功十疏迂忠一官早

辭一命莫容浙閩之機械則巧 宵旰之緩急誰

庸蓋以海爲利之家布列顯要故以是爲非之口

充塞鴻蒙披腹經年正懼多讒之險乞骸請老敢

干不韙之公日月在天雲霾在地 便宜教旨遂

成文具旗牌軍令遂成兒戲世睚誰開黨同伐異

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機知論事以常情

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賊命之當惜不念累年

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累年冠履

之倒置知坐計以旬月不念先奏福寧得報云云

相去漳州千里知遙制以文墨不念先奏先人奪人云云實爲 天閭萬里變虞倉卒訛非督陣之時事繫機宜未奉 班師之旨九十六執訊之醜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數百千航海之家何據而作何據而止茲幸指揮麤定大開報復之門向使反側四起必樹激變之幟報復尚爾公行激變固當文致不然開府職掌叅劾何姦宄悉見彌縫極口條陳利害何上下曲爲壅蔽屠府朝貢夷國謂非叛臣謀殺寧波巡撫謂非怙勢鄭世威未奉復職

之 旨布置陞遷張德熹顯犯通賊之私願指營衛惟功惟忠爲仇爲厲作福作威訛大訛細且內外錄囚應死尚多摭拾之詞今薦紳爲賊前驅訛無迎合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主者得無牽制盡刪原奏之要全爲佑賊之計旣非賊曷慮不靖旣行勘曷煩告示旣慮變曷不體念當事之人旣佑賊曷不早寢開府之議軍門未撤占風之月無波勘使未來僞府之船已熾開刀至於開胸豈法所許殺人至於殺官何詞可諉將官人之命輕於叛賊

抑 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一年臣奏 九重
固曰不死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驗俟
命爲恭亂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
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
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惟成吾是

梅林手疏

胡梅林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
上所憐蓋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
及孰謂公僅麤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

時猶然想至胡元始停耳

梅林被逮歿歛太守何東序窺時局欲羅織沒其
家發兵圍守嘉禾郁陽川蘭爲績溪令知胡公家
貧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
免

田水月

徐文長渭自稱曰田水月客胡總督野服具賓主
禮非時出入一日飲酒樓有數健卒飲其下不肯
留錢徐密以數行馳胡公公立命縛至斬之一軍

股慄

四少保

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阨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肅一自謂也然胡雖有勞要非二公匪而汪南明以戚南塘四之戚本良將以江陵波及自薊門調廣西不貶爵與胡之被逮者又異擲呼並舉

伯玉志戚將軍言其以燕志托郭山人身後郭私其千金去志竟不成攷之郭山人名造卿號建初

福清人交諸名公徐天目顧冲吾葉龍潭皆重之最後葉少師臺山爲之傳則其人品可知且燕史薊略皆有成書何汪之不倫乃爾豈故有怨遂曲筆耶

戚將軍鎮薊所駐三屯署庫隘稍拓之并及文武廟梵宮道觀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在雲端有香錢簿取佐軍費公不入一錢皆以飭材具有東湖因濠爲險導以資灌溉護以柳堤有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鷓可供遊賞忌者蜚語上

日賽西湖章下撫按會勘上言諸所征繕士不告
勞爲太平雅觀卽貢夷亦徘徊嘖嘖可以示遠事
乃得釋嗟乎爲大帥修邊成功暇逸不得動一木
一土至形論列亦大苛矣戚未幾亦調廣西坐黨
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沒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
得膺恤典天啓元年遼事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謚
以勵邊將得謚

名將必好文名臣必備武好文故有所附麗而益
彰備武故有所擢霍而益遠名臣不必言矣名將

則近時戚將軍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
希儀交唐荆川故其戰功始著若周尚文劉顯父
子人能言之罕能舉之嘗欲爲之查補未能而劉
頗喜文事余與其少子國樟會于招寶山語及戚
大不滿謂多假手未知其果否也

陳以甫談兵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
甫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
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

之大驚異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
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
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
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塘
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
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
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
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
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之後同甫上書孝宗

謂錢塘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
無遺穀粟桑麻絲枲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
日請移都建業建行都於武昌以制中原上躡其
議以問宰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
話耳遂不復召見

同甫祀本府鄉賢有議其喜談兵事不修小節斥
之者何損齊塘爲督學檄曰聖門施教尚分四科
君子取人豈拘一律子路好談軍旅游夏齊驅宰
我立論短喪閔曾同祀若依淺狹之見均在罷斥

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雄節峻原送入祀庶修缺
典嗟嗟同甫命薄生前之坎壈死後之推敲不遇
賢者難乎免矣

繫獻千戶

錢瓊太倉州人字孟玉倜儻彊毅洪武間有勾軍
千戶舞威虐民無敢抗瓊直前繫之面 太祖應
對稱旨千戶伏誅瓊賜衣鈔還

羅湯俠氣

羅仲淵吉水人多讀古書性倜儻好施 國初挾

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楊結交皆
奇杰士縱酒自放喜爲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
分其貲仲淵盡出橐中金恣叔取其半還復以所
留悉分諸弟走閩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
應 詔實京師占籍江寧守令皆禮爲賓市里爭
訟走求平者盈門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甚嘉之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
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鑑廉倡兩縣
父老白其枉狀後父老悔懼鼠散仲淵獨詣

東宮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邪私邪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與語曰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如何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卽釋兩縣官以何應天府丞張執中繫獄使人誘仲淵如兩縣官救我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故得公言今府丞私罪敢面謾且與丞俱族矣執中銜之竟因盜官錢被籍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逮獄長子三錫皇恐傾貲晨夜攜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金楊輩皆忘勢與交旣老乞歸故里卒孫通右都御史太子少保

湯胤勣在江陰縣其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胤勣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語侵胤勣怒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

合罵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闢闔
隨意所如無所不快別自有傳

諭賊卜琰

林公武不知何許人建州土賊葉顛作亂挺身持
帛書往諭賊怒將殺之以琰卜于神曰陰陽勝兆
皆死必立乃免琰倒地倚案而立公武初無喜懼

色下敢害

雞者

有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

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
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
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
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
使者意嗾守卽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
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邀於
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貧孱者
爾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
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卽入閭

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
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猝下提毆之
奴驚各亾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
擁豪民馬前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
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
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
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
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
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

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猝使跪數
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
怨望又投間巖汗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
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
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
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
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
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
臺臺臣弗爲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

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雜者以義聞東南

吳劉心計

吳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卽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叟遂間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卽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旣不能何不

因事自解亾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長者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亾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剪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冢彊者百人人持挺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鬪自己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

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兄弟

劉滋濮陽人少爲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爲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鏹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鏹

喜甚盡力携之人不過二錠旣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旣登城復命于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携數錠遠遁去旣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攜耳

王葛仗義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爲生萬曆己亥中常侍馬堂摧清源橫甚諸亾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

鎗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搯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髡爲城旦沒入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蕭然罷市矣朝佐傭者也不勝憤凌晨杖馬箠搗中使門請見州民謹呼荷擔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戟士乘墉發彊弩傷數人衆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時爲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偷

臂上黥墨猶新也御史某懼失中使驩隱其情以格鬪聞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下朝佐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實爲首奈何株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獄具棄市臨刑崛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朝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恤之清源諸大賈心德朝佐歲時餽遺不絕而中使談頓戢故州民益

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同時蘇有葛賢者逐殺收
稅人稅使孫隆故以織造至頗老成敬禮士大夫
兼攝不無擾動賢既爲倡從者數萬隆亟走杭州
得免有童者故役申文定府中爲州判起貲數
萬居于湖幕而從之收劉河稅變起汭河奔避中
寒斃賢原名成爲當道所改後得赦出有餽皆不
受至今尚存

虎枕不殺

許穀字本善歙人文穆公國之從姪也豪健善擊

劍挽彊命中嘗被酒臥嶺北有虎枕其頸醒而視
之鼻息甚酣盖虎先食大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
熟視曰彼無忤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
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突至太守陶公
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繞出
宛陵遂議城以穀爲督授冠帶行事却之徐爲措
置立辦後辭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爲
神陶太守深傷爲文以祭太守時已爲顯官卽泗
橋先生也

巨賈居間

刑部尚書趙公錦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分
宜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再偶入坎窞輪過得
不死旣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視公而泣
曰公卽拷訊宜爲雙足誠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
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至足有青衣數
校在傍若陰護者則賈已代爲居間矣獄上分宜
票旨杖百公自分決死 肅皇抹去之削籍歸
後起撫貴州過江右見分宜藁厝道傍惻然言于

監司加守護焉忤江陵再歸及江陵籍沒公召入
刑部又力請寬恤乃得少解蓋其厚德如此躋極
品享高壽完名全節非偶然已

佐軍典

弇州從兄世德字求美能馭惡嚙馬馳回中道以
嫡孫故司馬移蔭爲詹府主簿會倭大入再上書
極諷用事者養寇狀衆以爲迂與禮部沈郎者煮
黃金不就棄官去所受腴田二千畝悉籍官佐軍
典費田宅庭沼俱不省治斥綺麗其食麩餅麥飯

漢幢小品 卷之九
冷淘至斗許取足而已

不喜神怪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麤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做家禮去。旛幢鼓樂用人爲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躐雙鞵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楊範字九疇。號棲芸。鄞縣人有學行。里中有巫稱曰龍神道人。談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公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痛毆之。巫蒲伏。惟叩頭求解。時擁巫者千百人。驚怪散去。公楊晉齋守陳之祖也。

豕首

東吳有張氏者。業儒不就。輒擲筆謝去。論兵說劍。走馬獵狐兔。爲俠往來三吳中。歸則鳴琴在堂坐。客常滿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隱隱起。一夕有客卒至。體服甚偉。鋒穎橫出。髯髮直指腰。劔手囊血淋淋下。入問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

謹坐定客喜動顏色曰夙耻已雪張問故指其囊
曰某之首也且曰此去有一義士欲報之聞公高
義可假十萬緡得諧所圖吾事畢矣張立應之客
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不
至時已五鼓張慮以日出而囊首見遣家人出而
埋之乃豕首也

此方

